

港台现代爱情体验小说

微笑标本

戴平

◆香港◆

安徽文艺出版社

微笑标本

◆香港◆戴平／著

港台现代爱情体验小说

安徽文艺出版社



(皖)新登字04号

戴平·现代爱情—微笑标本

责任编辑:小东 封面设计:卜奎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刷:巢湖地区印刷厂

开本:850 × 1168 1/32

印张:6.5

版次: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5000

标准书号:ISBN 7-5369-1384-X/I·1281

定价:12.8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容简介

一天，我站在镜子前面，那张脸消失了。

那真是阳光很好的日子，突然时空沉陷，我茫然走入镜中搜寻着，又穿过住宅与喧嚣车流到达一片废墟上，白骨累累的城墙撞倒了我，我又一次意识到，已经无路可走。

每当我犯失忆症的时候，便会在无路可走的绝境中疯狂享乐地自慰起来，我变幻身体和虚无做爱，在天空抒写奇形怪状的象形文字。有一缕凄凄迷迷的歌声顺着白骨城墙缥缈而来，犹如披头散发的小女孩，那是我。我在时间的裂缝里不断摔落。属于我的土地在哪里？谁能破译我的呓语？我藏起面孔，将眼睛像抽屉拉开关上，世界的钢筋水泥组合因此变幻狰狞。我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世界疯了。我看到自己在无所不在的废墟上玩来玩去。在很细小的岁月里，我就不断通过失忆症品尝到离开人世的快感。

这是我的个人游戏，或许与某种生存无奈导致的自残倾向有关。平时我很温和，没有人能够发现我内里脆裂的痕迹。当然随年岁增长，犯病的机率愈来愈少了。直到有一年我的女朋友土豆陪我到香港玛丽医院，让医生在我的腋下安装了电子警示器，失忆病史才告一段落。

生活全面包抄而来，如今，虽然我已经习惯站在生活的河流中不再束手无策，仍不免会怀恋起少女时代与星星擦肩而过的日子。星际下的那个女孩，用貌似平静掩盖患病的身体，双眼浸满生命的火焰。

在古城度过的少女时代对于我的整个人生来说是一脉相承的，以致于我怀恋它的时候，又有点心荡神驰的感觉。幸亏腋下安装有电子警示器，能够用“BB”的尖叫声提醒我：返回现实。

无论星际下的那个女孩，还是安装电子警示器的女人，她们都是我，似乎断裂又似乎衔接的我。在暗妙流转的人生河流上，反映出每个时辰的阳光都是美丽的。

我想。

所以，在现实的支点上，我开始写一点东西。

第一章 爱情理由： 灰外套中的红衣领

在以八卦发源地闻名海内外地形颇似阴阳鱼形图的古城，虽然黄河从中穿过，由于气候干燥，在我的印象中人们布满黄河水永远洗不干净的灰尘，他们见到我任市委书记的父亲统统肃然起敬，这使得他们对于我来说很像某种符号，没有意义。我在古城的生活是一片枯黄的土色，风沙时常吹得眼中有泪。在四面墙壁森严壁垒的家宅里，记忆中大部分时间我都在一边照镜子一边做功课，从镜子我看见自己的面庞浑浑噩噩总像在寻求甚么，有一丝想象中的绵延无尽的丰饶美丽，对于我来说，镜子是个比现实要神奇有趣得多的世界。

大概是读初中二年级的一段时期吧，我只要想起“雨人”跟我说起的宇宙星体大爆炸的情况，便会在镜中傻笑起来。

“雨人”说：“你知道吗？事实上有的宇宙星体正在进行一种毁灭性的大爆炸，但我们是永远不可能看见的，因为那些宇宙星体离我们人

类太遥远了，大爆炸的情况通过光速传达到地球上需要成千上万或亿万光年。也可以说，我们看到的星星，只是成千上万或亿万年以前的星星而已。”

“雨人”说这话的时候我正和他在户外的老槐树下观测天象。古城的天空沉重地俯压在树枝上面，非常低矮。我叹了口气。

“难以想象。”我说。

“雨人”又说：“天空多大，你知道吗？无限大，你知道“无限”的涵义吗？”

“可是这一切跟古城又有甚么关系。”我小声嘀咕说。当时我沉浸在陈旧星星中的身体有些惊惧，抬眼望见“雨人”脸上的青春豆一粒一粒凸现出来，犹如天象神妙莫测。

“雨人”有一种贯穿我整个生命的东西，至今我还不能给那种东西一个明确定义，因为它非常抽象。不过，去年我从香港回大陆出差路过古城，见到的“雨人”已经非常高大有型了。相隔十余年，我们之间仍然保存一种亲近的意味。譬如，我们在雪地里走路的时候，我变得非常调皮地打算去吃梅花上的水珠，他便将我举起到树枝里，令我如愿以偿。

对于那次会面，我能够较为完整地回忆起

具体的情形。

九五年初春我回到古城，从家里打电话到古城大学数学系询问“雨人”下落，得知“雨人”早已留校任教，而且住在校园的教职工宿舍里。不过他很长时间没有上班了，主要在医院里陪伴他患病的妻子。我又要了“雨人”家里的电话，碰巧找到了他，相约在学校大门口见面。

见面可以说是一种偶然，因为我只是为香港一间杂志社赴西北内陆金矿开发区采写有关文章而路过古城，飞机到了机场，我才意识到自己除了回家探望父亲外，更迫切地想要知道“雨人”这些年来的情况。当然，掩埋在心底的一根线索隐隐牵动了。

在古城大学门口我一眼见到了他，穿着一件带风雪帽的棕色羽绒服，额头明朗宽阔，与当年的他相比显出清晰明确的轮廓。我和他相视微笑了半天。他是真的，我不用构思便明白。我曾经在他的幻影中燃烧，是必须要找到毁灭自己的借口。

我在欢快地走近他的时候又停住了，伸手遮住鼻子，因为鼻子冻得红红的，既难看又给人一种哭泣的感觉。“雨人”伸出手来，说：

“很高兴见到你。”

听他说话的语调仿佛我们昨天才分手似的，“雨人”就是这样一个可以把任何情形变得冷静平和的男人。我不好意思地说：

“你好啊。”

他请我去他家。他家在教职员宿舍区，一套标准的两室一厅住宅，里面占最多位置的是书柜与组合家具，弥漫着厨房的混合气味。窗帘的蜡染图案很漂亮，由此可以揣测女主人的品味。我坐在沙发上说：“您太太患的甚么病呢？”

“雨人”将一杯冒着温暖热气的峨嵋山茶放在我面前，我在热气中闭上眼睛，陶醉地嗅了嗅茶香，睁开眼睛时只听见“雨人”回答说：“血癌。”

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良久，我说：“我们一起去医院看看她吧。”

“雨人”点点头，他上下左右看了我一眼，在他的目光中我变得生涩僵硬；不过我将手放进他的手掌里立刻平静下来。令我暗自心惊的是我们的手型一模一样，仿佛长在同一个人身上似的，只是大小区别而已。在“雨人”的手心和我的手心上都有一条深刻的命运纹，命运纹上穿梭一些凌乱的细纹和断纹，昭示生活的起伏变幻。在后来的一些偶然时候，我怀想起“雨

人”，便总是会将自己的两手交叉在一起玩来玩去，仿佛因此“雨人”又跟我在一起甚至是合为一体似的。

在古城医院的病房里，我见到了“雨人”患血癌的妻子小芬。当时我跟随“雨人”走进充满消毒水气味及各种药味的病房，有两三个病人及家属点点头算是和“雨人”打过招呼，便好奇地朝我望着，似乎在探究我的来历以打发无聊时光。但靠窗的一位一直盯着“雨人”，直到“雨人”走到她面前，拉住她的手对我说：“这是小芬。”

小芬这才将视线转向我，说：“你是荒眉儿，是吗？”

我大吃一惊：“你怎么知道？”

“猜的。”小芬微笑说，“我丈夫常跟我说起你嘛。”

“真没想到。”我喃喃地说。

“雨人”的妻子小芬比我想象的更为面容难看，她光秃着头，从中完全可以设想她的骷髅的形状，一只青筋毕露的手背上打着吊针。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她那样目光清澈的病人，在她枕边放着几本艺术理论及画册方面的书。当我们刚刚走进病房时，她将一本厚重的《剑桥艺术史》

放下。

早前“雨人”已经向我介绍，小芬是古城美术家协会的职业画家。我坐在小芬的床边，将手搭在盖住她身体的被子上，不知不觉我和她和“雨人”竟有一种类似亲属的感觉。

“雨人”拿出一面镜子放在小芬面前：“你这两天胖了些，化疗反应差不多都过去了，不信，照照吧。”

小芬笑着摇摇头，对我说：“真对不起，让你看见我这么难看。”

“不，你气色很好。”我说，“你的病很快就会好的。”

“也许。”小芬说。

医院的厨房师傅推着餐车过来，我们动用所有的饭盒买了荞麦馒头和稀粥、茼蒿炒肉片、花生米，在病房里吃了一顿令我终生难忘的晚餐。小芬吃得很慢，很仔细，食欲竟然比我和“雨人”都好。我甚至能听见她咀嚼花生米的“嘎吱”声，花生米是极新鲜似乎刚从地里收上来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顿饭的花费是三元五角，跟香港的物价无法相比啊。因此古城于我突然变得十分逼近，像一道墙壁横亘在面前，而我的香港生活，只是在墙壁上跳荡的幻灯片画

面。

晚餐后我将所有餐具洗濯得干干净净，和“雨人”帮小芬拔掉针头并且扶她出去散步。草地上有很多病人在练气功，“雨人”和小芬加入大家的行列练起来，闭着眼睛，在暮色苍茫中沉思地做着各种古怪而缓慢的动作。我在旁边看着他们，视野逐渐模糊不清了。天色完全漆黑的时候，我和“雨人”又陪小芬返回病房。

“你们回去吧。”小芬躺在床上说。她脸上竟然泛出一层光泽，不知是否日光灯的效果。

“那你怎么办？”我说。

“我要睡觉了。”小芬喘着气对“雨人”说，“你先陪眉儿回家吧。”

“不用。”我慌忙说。

“古城夜晚强盗多，路上不太安全。”小芬说。

我从提包的梳妆盒取出一串用金属和玛瑙穿成的美丽项链放在小芬身边：“这是一个小小的礼物，我用过的旧项链。”

“哦，我很喜欢。”小芬淡淡地说，她没有致谢。

“雨人”陪我离开古城医院，沿着两边种满白杨树的街道慢慢往前走。夜空飘起雪花，倾

刻又停了。路人和车辆毫不客气地掠过我们。一排排整齐明亮的店铺令我恍然身置异域。空气中有一些混乱。阔别多年，我已经不再认得变化中的古城了。

在街心花园我意外发现一颗梅树，惊叫了一声，那一树梅花隐含在路灯如泣如诉的橙黄色光影里，散发出冷寂清香。“雨人”将我抱举起来，好让我够着树枝折下一朵梅花。我舔着花瓣上的雪珠，孩子气地朝“雨人”笑了。

“雨人”问：“你的脚冷不冷？”

我这才想起自己穿在薄薄南方靴子里已经冻得麻木的脚：“噢。”

“在地上跺一跺吧，跺到很疼就不冷了。”

“是吗。”我突然说，“小芬的病究竟怎么回事？”

我们踢拉着积雪继续往前走着，有一道裸露出地下管道的施工沟壑拦住了我们，“雨人”拉着我小心跳了过去。“雨人”说：“小芬一定很高兴你来看她。”

接下去他跟我谈了一些关于小芬的话题，他仿佛抑制不住地一直要谈下去，而我是他这个话题最好的倾听对象。他低沉的声音顺着寒风吹到我脸颊上变得冰凉冰凉的。他说，大概是

在他和小芬平静生活的第六年吧，一个周末的日子，他们决定改变一下家具的摆放方式，于是合力搬起一张桌子，但小芬的脖颈被桌角撞击了一下，她感到有点头晕，便躺下休息片刻，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简单的细节会酝酿着飞来横祸。在后来的生活中，小芬的头晕病越来越频繁地发作起来，极易疲累，终于去医院做了检查。医生只将检查结果告诉“雨人”，不过小芬很快就从“雨人”的神色中知道了一切。她住进医院的无菌病房，剃光头发接受了骨髓移植手术。她所在的古城美术家协会为了替她支付数十万元的医疗费用，曾在社会各界举行募捐。她在隔离病房苍白的脸被刊登在《古城日报》的头版要闻上，标题是：“救救年轻画家！”她每隔三个月全身需要更换一次新鲜血浆，而且接受电疗和化疗。化疗反应令她虚弱得整天躺在床上。不过，目前她的心情已经在一种常人不能理解的境地中平静下来。她甚至告诉“雨人”，死亡是一种解脱。

“小芬就是这样一种对任何事物都抱乐观态度的人。”“雨人”说，“生和死对于她来说好像是同一事物的两面。”

“这需要相当大的人性能量。”我说，“小芬

看起来非常不俗，我真不知道能帮她甚么。”

“我也有这样的想法。”“雨人”叹息道。

我们边说边走到古城大街西头的工业区，那里曾经是一片郊野。我警觉地转换了话题：

“咦，古塔呢？”

小时候时常攀爬玩耍的明代古塔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带烟囱的工业楼，还有职工宿舍楼及篮球场。在如此深重的夜晚篮球场竟然灯火通明，一些年轻人在打球，发出有节奏的阵阵竞争的喧哗声，又令我想起香港。“雨人”说：

“前些年开发区将古塔公园拆掉改建了这片厂区，有很多市民上书市政府，说古塔是古城的风水塔，拆了古城就完了，可是市里只管开发建设，哪理那一套。”

“真无聊。”我说。记忆中古塔长满蒿草，每到黄昏便有很多鸟儿在其中飞来飞去构筑它们的窝巢。少女时代的我常常幻想自己是一只鸟儿，古塔里面也有我的窝巢。如今，我的窝巢在哪里呢？

前面没有路了，似乎充斥全世界的打球声令我心烦意乱。“雨人”截了一辆的士送我回家，在家门口下车的时候，我仔细看了看他。他的眼

睛仍然和从前一样毫不反光，仿佛沉陷在世界的另一端，那里面包含着一种超越绝望的沉静，足以将人生所有事物都消融得干干净净。我们在一种难以言明的意味中互相挥了挥手，车门嗒然关闭了，“雨人”坐在车中继续朝古城医院方向而去。

后来，我回想起九五年初春返回古城和“雨人”见面的情景，更多浮现脑海中的竟是他身患绝症住在医院里的妻子小芬。小芬光秃着发青的头颅，面带微笑，印象中有点像寺庙中的僧侣。“雨人”整天陪着她。我想，他们如何相互扶持着走过人生中这一段不同寻常的旅程呢？（至性善良）的“雨人”如何应付得了如此具体的打击？有关想法对于我极为陌生，因为它超出了我的经验。不过那件事有点像发生在我身上一样，在我身体的某个难以测知的部位，有一种怜悯和疼痛混和在一起的感觉。

少女时代的情结鲜明地浮现于生活之上。十三岁，我想，我怎么会那么早熟呢，十三岁，在肌肤悄然生长的年龄“雨人”出现了，从此岁月大惊失色。那个时期万事万物都可以在我心中生长，因为我本身无比柔软，还没有被世界塑

造成型。我柔软的少女时代像一条小鱼，被倒挂在爱情的鱼杆上。

在初中二年级暑期的一天，父亲带着“雨人”出现在家里，对我说：

“你有甚么不懂的功课就请教他吧。”

这是我和“雨人”的初识。父亲摆脱了他的责任，从此更可以专注公务，而在古城大学就读数学系的“雨人”便成为了我的家庭教师，这是他赚取外快的一份工作。

第一次见面时“雨人”穿着一件普通的灰色外套，但脖颈处流露出红衬衣的衣领，红衣领洗得有些陈旧，散发出温暖亲切的肥皂香味。我盯着红衣领竟看呆了，我想这也许是我一眼爱上他的理由。只见他拿起一张纸弯成圆圈，用剪刀循圆圈中段剪开，举起连成一体两个圆圈说：“它为甚么不断，你能证明吗，这就是数学。”

这是从课堂上永远得不到的经验。我瞪大眼睛，聆听着“雨人”仿佛从异域飘来的声音跟我说话。我想我呆呆的样子可能引起他的警觉，于是脸红起来，从镜中我看见自己像荒漠上无穷涌现的云霞燃烧着。云霞慢慢消退下去。

“雨人”是我为我的家教老师起的外号。一天，我碰到一个机会看到美国电影《雨人》的录